

皇家藏本

智

囊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智 囊

主 编 夏于全

第四卷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第四卷目录

刘 铨	(1)
韩世忠	(3)
曹 玮	(4)
狄武襄	(5)
威宁伯	(7)
尔朱荣	(8)
刘 江二条	(9)
马 隆	(10)
陶 鲁	(11)
韩 雍二条	(12)
李继隆	(13)
吴成器	(14)
王阳明	(15)
杨 锐	(18)
沈希仪	(18)
赵 臣	(20)
王 式	(22)
兵智部 诡道卷二十三	(23)
郑公子突	(23)
夫概王	(24)
斗伯比	(24)
芡 贾	(25)
田 单	(26)
江东桥	(28)
张子房	(30)
李广 王越	(31)
吕蒙 马隆	(32)
孙宾 虞诩	(33)
祖逖等三条	(34)
臧官等三条	(35)

贺若弼	(36)
用 间三条	(37)
内应二条	(40)
刘郢二条	(41)
止追者二条	(42)
侯 渊	(42)
韩信三条	(42)
张弘范二条	(46)
越勾践 柴绍	(47)
朱隼 周亚夫	(47)
宇文泰	(48)
韩世忠	(48)
冯异 王峻	(49)
达奚武	(50)
厨人濮等四条	(50)
狄 青	(51)
朱景 傅永	(51)
张齐贤	(52)
薰人三条	(52)
认贼将二条	(53)
裴行俭	(53)
贺若敦	(54)
李光弼	(54)
虞 翻	(55)
程 昱	(55)
度 尚	(56)
孔 镛	(56)
兵智部 武案卷二十四	(59)
项梁 司马师	(59)
李 纲	(60)
战 车	(61)
吴玠 吴璘	(62)
九军阵法	(63)
撒星阵	(64)
鸳鸯阵	(64)
郭忠武	(65)

轮 囤	(65)
凯口囤	(66)
太子晃	(69)
冰 城	(70)
张魏公	(70)
桓崇祖	(70)
柴 潭	(71)
宗 泽	(71)
浮 梁二条	(71)
韦孝宽	(72)
羊侃 杨智积	(73)
张 巡	(73)
王稟守城	(74)
孟宗政	(75)
刘 馥	(75)
盛 昶	(75)
许 逵	(76)
王 濬 王彦章	(77)
韩世忠	(77)
船置草	(78)
破铁铠	(78)
柴断险道	(78)
纵 烟二条	(78)
李 勣	(79)
拐子马 铁浮图	(79)
钱传瓘	(80)
杨 璇	(80)
竹 筒	(80)
假 兽四条	(81)
师马 师蚁	(82)
无底船	(82)
铁菱角 火老鸦	(82)
分兵 合兵	(83)
晃 错	(84)
范睢策秦	(85)
王朴策周	(85)

任瑰等	(86)
习马炼刀法	(89)
闺智部 总叙	(90)
闺智部 贤哲卷二十五	(90)
高皇后	(90)
赵威后	(91)
刘 娥	(91)
李邦彦母	(92)
肃宗朝公主	(92)
房景伯母	(93)
柳氏婢	(93)
崔敬女 络秀	(94)
乐羊子妻三条	(95)
孙太学妓	(95)
吴生妓	(96)
陶侃母	(96)
李畬母	(97)
王孙贾母	(97)
赵括母 柴克宏母	(98)
陈婴母 王陵母	(99)
叔向母	(100)
严延年母	(100)
伯宗妻	(101)
李新声	(101)
娄 妃	(102)
董 氏	(102)
王章妻	(103)
陈子仲妻 黄霸妻	(103)
屈原姊	(104)
僖负羁妻	(104)
漂 母	(105)
何无忌母	(106)
王珪母	(106)
潘炎妻	(107)
辛宪英二条	(107)
许允妇	(108)

李衡妻	(109)
庾玉台妇	(109)
李文姬	(110)
王佐妾	(111)
王冀公孙女	(112)
袁隗妻	(112)
李夫人	(113)
张说女	(113)
唐湖州妓	(113)
闺智部 雄略卷二十六	(114)
君王后	(114)
齐姜 张后	(115)
艺祖姊	(115)
刘太妃二条	(116)
苻坚妻	(117)
刘智远夫人	(117)
李景让母	(118)
杨敞妻	(118)
莒 妇	(119)
孟昶妻	(119)
邓 曼	(120)
冼 氏二条	(121)
白瑾妻	(122)
夫人城	(122)
娘子军	(122)
李侃妇	(123)
晏恭人	(123)
窆 女	(124)
王翠翘	(125)
孙翊妻	(126)
申屠希光	(127)
邹仆妻	(128)
谢小娥	(129)
吕 母	(130)
李诞女	(131)
红 拂	(132)

沈小霞妾	(134)
邑宰妾	(135)
崔简妻	(137)
蓝姐	(138)
新妇处盗	(138)
辽阳妇	(139)
李成梁夫人	(139)
木兰等三条	(139)
练氏	(141)
陈觉妻	(142)
杂智部 总叙	(143)
杂智部 黠狡黠卷二十七	(143)
吕不韦	(143)
陈乞	(144)
徐温	(146)
荀伯玉	(146)
高欢	(146)
潘崇	(147)
曹操四条	(147)
田婴 刘瑾	(148)
赵高 李林甫	(149)
石显	(150)
蓝道行	(151)
严嵩	(151)
吉温	(152)
阳虎	(152)
伪孝二条	(152)
丁谓 曹翰	(153)
秦桧	(153)
李道古	(154)
邹老人	(154)
啮耳讼师	(155)
土豪张	(155)
嫩生光	(156)
永嘉舟子	(157)
干红猫	(158)

铁 牛	(158)
京邸中贵	(159)
一钱诨百金	(160)
老姬骗局	(160)
乘驴妇	(162)
卜者朱生	(162)
黄铁脚	(163)
窃 罄	(163)
伪跛伪臂	(164)
臂 盗	(164)
京都道人	(165)
丹 客二条	(165)
诵 僧	(167)
白铁余	(168)
刘龙子	(168)
马太守	(169)
大安国寺奸民	(169)
南京道者	(170)
文 科二条	(172)
猾 吏二条	(174)
袁术诸妇	(175)
达奚盈盈	(175)
杂智部 小慧卷二十八	(176)
周 主	(176)
商太宰	(176)
韩昭侯 子之	(176)
綦母恢	(177)
苏 代	(177)
薛 公	(177)
江西日者	(178)
江 彪	(178)
孙兴公	(178)
科试郊饯	(179)
唐类函	(179)
孟 陀	(180)
窦 公	(180)

窠 义	(180)
石鞬子	(182)
黠童子	(182)
黠竖子	(183)
节日门状	(183)
智胜力	(184)
定远弓手	(184)
种氏取虎	(184)
术制继母	(185)
制妒妇	(185)
赦上舍	(186)
金还酒债	(186)
下马常例	(187)
吞舍利	(187)
陈 五	(187)
易 术	(188)
诱出户	(188)
谢 生	(189)
智囊叙	(189)
叙	(190)
智囊序	(190)

刘 锜

【原文】刘锜字信叔赴官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询知城中有米万斛，乃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诸将谓金不可敌，请以精锐遮老稚顺流还江南。锜曰：“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敢言去者，斩！”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边批：李光弼纳刀于鞘中，相似。乃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探。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挟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者。敌稍却，即以步兵邀击，溺死者无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复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一闪则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边批：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诸将谓曰：“宜乘方胜之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敌营甚迹，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蹶其后，则前功俱废矣！”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吾言，敌必不杀汝。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伎。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术大喜，边批：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故。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锜惧惑军，立焚之。边批：有主意。兀术至城下，责诸将。诸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城自见。”适锜遣耿训请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吾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边批：怒而致之。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河上，敌用以济。锜遣人毒颍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军番休更食羊马垣下，而敌人马饥渴，食水草者辄病。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气已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大败，兀术遂拔营北去。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肃然不闻鸡犬。锜以逸待劳，是以大胜。

朱晦庵曰：“顺昌之役，正值暑天，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饮酒食肉，以一副兜牟与甲，晒之日下，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如火不可着手，乃换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换一队，出南门。如此数队，分门迭出迭入，虏遂大败。缘虏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杀伤甚众。虏人至是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耳。”

【译文】宋朝刘锜赶赴开封任职，中途行经涡口，正要吃饭时，突然刮起一阵暴风，把帐篷都吹倒了。他认为这是贼兵兴乱的凶兆，于是下令加紧赶路。

不久，刘锜果然接到金人背盟南侵的消息，金人已经攻陷东京（开封），锜刘不得已

只好和副将弃船走陆路,连夜急行赶到顺昌城。

知府陈规见到刘锜,就问该如何御敌。刘锜得知城中尚有存粮万斛,于是决定率兵入城,再计议如何集中兵力全力防守的事宜。诸将都说金兵锐不可当,请求先派精兵护送城内的老弱妇孺沿水路前往江南。

刘锜说:“东京虽已失陷,但幸亏仍有完整的军队据守此地,为什么要弃城逃逸?谁再敢说弃城,按军法处斩。”

刘锜于是以寺庙为家,在庙门外堆放许多柴草。交代守卫:“万一情势危急,就点火烧毁我家。”

另外分别派将领把守各城门,严格盘查往来行人,并且在当地人中招募密探,派出斥候。如此,军心大为振奋。

当时顺昌府毫无防御工事,刘锜命人取来车轮排列在城墙上,又拆去百姓家的大门,密密地围在城墙的四周。花费了约六天的时间,大致部署完毕,这时金兵也来到城下。最初,刘锜即在城周围修筑“羊马垣”(城外加筑的小隔城工事,暂为安泊羊马之用),再在垣上挖洞为门,此时,将羊马垣加上遮盖物做成了防御阵地。

金人以箭阵进攻,所射出的箭若不是越过垣端射到城墙,就只射到垣壁上,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这时刘锜就挑选神箭手,以强弩在城上或垣门反击,百发百中,伤敌无数。敌人稍一退兵,刘锜就出动步兵追击,金兵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

金兵退后二十里扎营,刘锜派阎充招募五百壮士,乘夜杀入金营。

这天夜里,雷电交加。宋军见到绑辮子的,即予斩杀,金人再败退十五里。刘锜命一百名勇士组成敢死队,以竹子为武器,装成一副市井百姓嬉戏追逐的样子。众人拿一根竹子为暗号进攻金兵的营地,天空雷光一闪,每人就奋勇前冲,雷光止就潜伏不动。敌营大乱,而一百名敢死队员闻号角声,便齐聚进攻。金人更觉草木皆兵,兵心惶恐[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竟整夜自相混战,积尸盈野。

金兀术(完颜宗弼)在汴京接到战败的消息,立刻率十万人前来救援。

诸将认为:“趁着金人退败,应赶紧备船,全军而退,不要与金兀术正面交手。”

刘锜说:“敌营离我军很近,而金兀术的援军将到,如果我军一退,金兵一定出兵紧随追击,所有的战果都将前功尽弃。”

于是又招募曹成等二人,对他们说:

“现在我派你们当密探,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金人就绝对不会杀你们。现在你们骑马去闲逛,看到金兵就故意坠马,金人俘虏你们后,一定会审讯你们,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时你们就回答说:‘他应该生在太平盛世,平日他最爱听歌玩伎,朝廷希望两国修好,所以派他镇守东京,好安享逸乐。’”

曹成等二人按照刘锜之计行事后,金兀术非常高兴,就放弃鹅车(攻城车)、大炮等攻城器械[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

第二天,刘锜登城,看见曹成二人回来,立刻用绳索吊他们上来,刘锜发现两人都上了刑具,还带来了一封信。刘锜深恐动摇军心,就立刻把信件烧毁了[有主意]。

金兀术来到城下后,责备金将为什么没有攻下顺昌。诸将异口同声回答说:“南朝用兵已非昔日可比,不信,元帅亲自攻城就知道了!”

正巧,刘锜派刘训请战,金兀术听了勃然大怒说:“刘锜是什么人,竟敢向本帅挑战!凭本帅十万兵力,攻下你刘锜一个小小顺昌城,就好比用脚踩平狗窝!”

刘训说:“太尉(刘锜)不但要与太子(宋人称金兀术为四太子)决战,并且认为太子

一定不敢渡河前来,所以太尉特别献上五座浮桥[怒而致之],等太子平安渡河后,再决一死战。”

第二天天亮,刘锜果然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好让金兵能渡河而来,但却在河的上游和草中都撒上毒药。因此锜特别警告士卒说:“渴死也不许喝河水,敢违抗军令者,一律诛灭九族。”

这时正是大热天,金兵长途跋涉而来,日夜都不敢解下盔甲睡觉;反之,刘锜的军队都能轮流休息,并且在羊马垣下进食。金兵人马又饥又渴,有许多兵马因饮食水草而中毒生病。

在清晨较凉爽时,刘锜一直接兵不动,好让士兵充分休息,直到下午三点左右,见金兵已渐渐懈怠,刘锜才突然派几百人从西门冲出杀敌,接着又有几千人从南门向金兵猛攻。刘锜命兵士不准出声,只用大斧挥砍攻击,结果金兵大败,金兀术只好拔营北归。

总计这场战役,刘锜的兵力不到两万人,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五千人;反之,金兵有几十万人,军营由西到北绵长十五里,每晚战鼓之声震撼山谷,营中通宵嘈嚷。而宋军戍守的顺昌城内一片寂静,连鸡狗的叫声都没有,刘锜以“以逸待劳”战术,终于大败金兵。

[朱熹认为]顺昌之战正值暑天,刘锜把五千人分成五个队,先准备好避暑药和充足的食物,然后,给其中一队穿上铁甲,命他们在烈日下曝晒,一直晒到手不能触摸铁甲的时候,才命他们休息。再派另一队曝晒,经过这般训练后,才命他们饱食酒饭,并给食避暑药,从西门出兵突袭,接着再派一队由南门出击,只见各队人马从各城门出出入入,结果金兵大败而逃。再说金兵因人数过多,拥挤在一堆,几乎无立锥之地,仅仅只能手持矛枪站立,完全动弹不得;反之宋军却手持大斧冲入敌阵,杀金兵,砍马脚。一骑倒,数骑也随之倾倒,结果敌人伤亡惨重。顺昌一战,金人才知道宋人不可轻视,生起怯意,于是同意与宋议和。

韩世忠※

【原文】世忠驻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遂自镇江渡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边批:灵变。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至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罕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等。

【译文】南宋名将韩世忠(字良臣,卒谥忠武)镇守镇江时,金人与刘豫(字彥游,高宗南渡后,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国号齐)相互勾结,分头入侵宋境。

宋高宗亲笔下诏,除命韩世忠严加守备外,还希望其能有更大的作为,诏书言辞恳切感人。

因此,韩世忠由镇江亲自率军渡河,命统制官解元(字善长,以屡建战功被任命为保

信军节度使)防守高邮,抵御金人步兵,自己则亲率骑兵驻守大仪,抵挡金人骑兵。

韩世忠命人伐木做成栅栏,阻断自己的退路,增加士兵奋勇杀敌的决心。又命魏良臣(字道弼,官至参知政事)出使金国,并即刻命令撤去炊爨,移军江边屯驻,给魏良臣造成调动部署的假象[灵变]。于是,魏良臣策马疾驰而去。

韩世忠估计魏良臣出边境后,就上马对全军士兵说:“注意看我马鞭所指的方向。”

于是引领全军到大仪地区排列成五个军阵,并在二十多处险地埋伏士卒,约定以鼓声为出击暗号。

※此条在第二十三卷《兵智部·诡道》中重出,唯文少有异,今并存。

魏良臣到达金人营地后,金人向魏良臣询问有关宋军部署的情况,魏良臣将所见一一据实相告。聂儿孛董听说韩世忠退守江,非常高兴,率兵来到江口,距大仪大约有五里路,这时副将挾李也率领一千名骑兵边,正经过宋军五阵的东面。韩世忠传令小兵击鼓,埋伏的士兵蜂拥而出。

宋军的旗帜与金人的旗帜混杂在一起,金兵顿时大乱,宋军乘胜猛攻,韩世忠更督令背嵬兵每人各持长斧一把,上刺人胸,下砍马脚,金兵穿着笨重的盔甲,陷在泥地里,根本无法挥刀抵抗,这时韩世忠再命精锐骑兵由四方冲杀陷在泥地的金兵,人马均亡,于是擒获挾李也等人。

曹 玮

【原文】曹玮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虏引去。玮侦虏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虏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甚疲,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玮在军,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师,出入若神。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视事,而贼首已掷庭下矣。贾同造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只看城中肃然不闻鸡犬,便知刘锜必能胜敌。只看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便知敌必不能犯曹玮。

【译文】北宋人曹玮奉命戍守渭州时才十九岁,有一次与金人交战小胜后,金人即率兵退走。曹玮得知金人走远后,就慢慢地驱赶所掠得金人的牛马、辎重返回营地。

金人听说曹玮竟会为贪得战利品而拖延行军的速度,又听说军队的纪律也不严格,于是调转军队想突袭曹玮。

两军相距不远时,曹玮派人告诉金兵说:“你们大军远来,一定非常疲惫,本帅不愿乘人之危,请大军稍事休息,再决一死战。”

金兵确实感到非常疲惫,就欣然答应。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曹玮又派人对金兵说:“休息够了,两军可以交战了。”

于是击鼓进军,大破金兵。

胜利后,曹玮对属下说:“金人远道入侵,其实已露疲态,但我却故意让他们以为我贪小利,而诱使他们再调转大军来进攻,这一来一回就将近一百里的路程。但若双方立即交战,胜负仍难断定,走远路的人,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双脚反而更为酸麻,不能站立,

士气也变得懒散不振,我就趁机击溃金人。”

曹玮带兵甚得人心,军卒均乐于为之效死,他平日处事意态悠闲,但却能用兵如神。有一次宴饮僚属,酒宴进行一半时,曹玮突然离席,第二天只见曹玮仍如平日般巡视各部队,众人却赫然发现贼首已掷于庭下。

另有一次,贾同前来拜访曹玮,想视察边防,邀曹玮一起巡视。贾同问曹玮,随行的士兵们在哪儿?曹玮回答士兵们都已列队准备好了。贾同出了营帐准备上马时,赫然见三千名士兵环列帐外,而事先竟听不到一点人马声。

[梦龙评]仅发现见顺昌城中一片寂静,甚至听不到鸡鸣犬吠声,就知道刘锜军纪严整,必能败敌;只看三千装备齐全的战士环列帐前,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知道敌人打不败曹玮。

狄武襄

【原文】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声止即大呼驰突。士卒皆如教。才遇敌,未接,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阳却。虜大笑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乱,相蹂多死。追奔数里,前临深涧,虜忽壅遏山隅,青遽鸣钲而止,虜得引去。时将佐悔不追击。青曰:“奔命之际,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贪也!”依智高反邕州。诏以青为宣抚使击之。或言:“贼标牌不可当。”青曰:“标牌,步兵也,遇骑兵必不能施。愿得西边蕃落民自从。”或言:“南方非骑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及行,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边批:未战养力。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中有夺逆旅菜一把者,立斩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飧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大风雨二鼓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洙,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关矣!”边批:自营中且不知,况敌人乎?青既渡,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当前,尽执长枪。前锋孙节战不利,死。将士畏青,莫敢退。边批:畏主将,必不畏敌矣。青登高山,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其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如束,我军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足专任,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边批:顾其人何如,岂在文武!时庞籍独为相,边批:赖有此人。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边批: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节制。边批:成功在此。青临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凯,割耳鼻若有之,不闻以获首者。秦、汉以来,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边批:此从来大弊。愿一切皆罢之。”二条皆名言,可为命将成功之又青行时法。有因贵近求从行者。青谓之曰:“君欲从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击贼有功,当有厚赏。不然,军中法重,青

不能私。君自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于是无复敢言求从行者。即此一节，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即入邕州，斂积尸内有衣金龙之衣者，又得金龙楯于其旁。或言“智高已死，当亟奏！”青曰：“安知非诈？宁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观二事，不唯不敢使人冒功，即已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译文】北宋名将狄青（汾州人，字汉臣，卒谥武襄）戍守泾原时，常能以寡击众〔使敌不测〕。他曾密令全军士卒在听到第一声钲音时全军肃立，两声钲音时故意退却，而实际是严阵待敌；钲声停止，则立即大喊向前奔驰突击。

全军士卒都能遵守狄青的号令。

有一次与敌军相遇，双方尚未交手，士卒们突然听见一声钲音，全军就止步不前。两声钲音响起，只见士卒们齐往后退。

敌人大笑说：“谁说狄青勇威，双方还没交手，就下令部队退兵。”

话才说完，只听钲音停止了。宋兵突然冲向敌阵，敌人阵势大乱，竟相互践踏，死伤惨重。宋兵乘胜追击，敌军奔逃数里后，在一山涧前突然止步不再奔逃。狄青立即鸣钲而止，全军不再追击，敌虏从容离去。

事后，副将们都后悔当时没有继续追击落败的敌军。狄青说：“亡命奔逃的敌人，突然止步而有心与我军对抗，怎知这其中有没有别的诈呢？反正我军已大获全胜，也不必再贪功计较这些残兵败寇了。”

又有一次，侬智高（曾建南天国）在邕州谋叛，仁宗命狄青为宣抚使出兵征讨。

有人认为侬智高的“标牌兵”锐不可当。狄青说：“标牌，是侬智高的步兵，步兵碰到骑兵就无法充分发挥其战斗力，我将征调西边的蕃民编入部队。”

又有人说：“南方的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

狄青说：“蕃人善于射箭，能吃苦耐劳，上高山下险坡，一如行于平地，只要趁着当地瘴气未起时，快马驰冲，一定能破敌。”

等大军出发征讨时，每天行军的路程最多一个驿站，每到一个地方，狄青就下令士卒休假一天〔未战养力〕。

来到潭州后，狄青重新整编部队，严肃军纪。有一个士兵抢了别人的一把青菜，狄青当场下令处斩，于是全军无人敢违抗军令。

当时侬智高据守邕州，狄青因昆仑关位居险要，害怕被侬智高所占据，于是先按兵不动。他命宾州准备全军五日的军粮，并让士卒们就地休养。

这时正逢上元节，狄青命人张灯结彩，第一晚犒劳副将，第二晚宴请各营军官，第三晚宴请各营军吏。宴请副将的那晚，宾主欢饮直至天明，第二晚正碰上大风雨，大约二鼓时分，狄青突然向大家说有点不舒服，暂时离座入内室。过了一阵子，他命人告诉孙沔，请他暂代自己招待宾客，等服过药休息一会儿就出来。

席中，他数次派人劝客饮酒。一直到天亮，客人都不敢离席告辞。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前来禀报说：“昨夜三更时分，元帅已攻占昆仑关了！”〔自营中且不知，何况敌人〕

狄青既已成功地夺取昆仑关，很高兴地说：“昆仑险要，贼人不知据守，日后想必也没有多大作为了。”

狄青率军逼近邕州时，贼人才有所惊觉。两军于归仁铺交战。狄青站在高处观看两方交战的情形，贼人据守土坡，宋军进逼，狄青命步兵为前锋，骑兵隐藏在后。贼人派出善战者在阵前手执长枪抵御，前锋孙节不幸捐躯，将士们畏于狄青的严明军纪，不敢有丝毫退却之心〔畏主将必不畏敌矣〕。

狄青站在高处上,手执五色旗,指挥骑兵分别从左、右、后三方将贼人队伍截成三部分,轮番攻击,右军攻左,左军攻右,不久又交替攻击,贼人根本弄不清楚宋军从哪个方向进攻,而标牌军也被宋军骑兵冲散,根本无法发挥战斗力。贼人的长枪排列如林,宋军在马匹上加装铁链枷冲击,于是贼兵溃散,侬智高只有焚城逃逸。

〔梦龙评〕当初出征前,谏官韩絳曾上言:“狄青乃是一介武夫,不能独自担当大任,请准以文臣助之〔但看其人何如,岂在文武〕。”

当时宰相庞籍反驳说〔还好有这个人〕:“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狄青出身军旅,若是派文臣为副帅,军令反而无法贯彻。从前狄青在鄜州延州时曾任我的部属,他为人沉稳勇敢有谋略,若能将征讨侬智高的大任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定乱贼〔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于是仁宗下诏:此次征伐岭南的兵事,全都受狄青调度〔成功在此〕。狄青出发前,也曾上奏说:“古时将帅率兵作战,为激励士气,曾有割敌人一耳来累计战功的,却不曾有砍敌人首级之事。秦汉以来,取敌人一颗头颅,就赐爵位一级,所以称为‘首级’,后来演变到军士为争夺敌人首级,而自相残杀,甚至把敌军的脑袋当成货物,卖给那些不尽力作战的人〔此从来大弊〕,希望能废除这种赏功的制度。”

这两件事都是名言美事,可做为日后命将率兵的参考。

另外,狄青出发前,也有权贵人士请求同行,狄青告诉他们说:“先生想要随军出征令人佩服,但侬智高只是小毛贼,至于派我狄青征讨只因事情紧急,再者凡是随我出征者,若是尽力杀贼,必有重赏,否则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徇私。请先生思量再三,若还是愿意随军出征,狄青立即奏请皇上准先生同行。”于是再没有人敢随便要求同行。仅就这一件事,就知道狄青能严守法纪,日后必能成功。

另有一件事,狄青破邕州后,搜查州府时,有人从积尸内发现有个身穿金龙衣的人,身旁还有一副刻有金龙图案的盾牌,于是猜测侬智高死了,想立刻禀奏皇帝请功。狄青阻止说:“这一切怎知不是贼人故意安排的阴谋,宁可误认为侬智高还活着,怎可不加查证而贸然欺骗朝廷?”

综观这两件事,就知道狄青不但不会让人冒功求赏,即使自己也不会冒不能确定之功。

威宁伯

【原文】王越抚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诸伎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调虏还,即召入,与谈虏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与之。边批:高。已又谈,则又喜,指伎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边批:更高。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其夜袭虏帐,将至,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虏不觉,归而卒遇虏人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边批:今人谁肯!

平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虏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